

工農兵寫話



逃 難

通俗讀物出版社

717.1
449

書號: 0208

逃 離

著 者: 陶 萬 耕

編 者: 解放軍通俗讀物編輯部

插畫者: 沃 流

出版者: 通俗讀物出版社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051號
(北京香廠胡同73號)

印刷者: 外 文 印 刷 廠
(北京宣武門內抄手胡同9號)

發行者: 新 華 書 店

開本: 787×1092 1/32

字數: 15千字

印張: 1 5/16

定價: 1.20元

印數: 1—15,000

1954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1954年12月第一次印刷

編者的話

作者陶萬和同志小時候吃過地主的苦，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之後又經過黨的培養和戰爭的鍛鍊，階級覺悟比較高。他在開始學習寫作的時候，因為初學文化不久，困難是很多的，但是經過教員的幫助和同志的鼓勵，加上自己的主觀努力，他終於克服了困難，寫出了很好的作品。

這本書裏收集的三篇作品，寫的都是他自己經歷過的事情。正因為是自己經歷過的事情，所以他寫得很真實，人物也刻劃得很成功。另外，這些作品的文字都很樸實、健康，有生氣，這完全因為他是用工農自己的語言寫出來的。

目 錄

- 一 逃難..... (1)
- 二 天下老鴉一般黑..... (9)
- 三 笑面虎..... (20)

附錄:

- 一 陶萬和是怎樣寫“逃難”的?長林 (34)
- 二 我拿起了筆.....陶萬和 (40)

逃 難

江蘇鹽城靠近東海邊有個村子，叫陳家園子，現在改了名，叫陳洋鎮。在解放以前，這個村子裏都是地主們住的，他們都姓陳。

莊上一大片房子，都是磨磚造牆，洋瓦蓋頂；牛腰粗的木料，上面還雕刻着（〔雕〕讀〔刁〕）各式各樣的名堂。大門兩面還有石獅（〔獅〕）和石鼓，比人還高。前後密密層層的樓房瓦屋，一座一座的都有名：老太太住的叫“修心樓”，少奶奶住的叫“觀景樓”，公子有“讀書廳”，小姐有“綉花樓”。

這班地主傢伙（〔係〕讀〔家〕），在園子外面都拉了鐵絲網，四周圍有一人多深的壕河（〔壕〕讀〔豪〕），河心裏栽放鐵叉，河沿的兩面又栽起針子樹，就是蛇頭也難在這裏出入。夜晚還有二百多

個兇惡的打手，抓着洋槍鐵砲保護他們。在這村子裏，就是一條狗出來，都是威風凜凜（ㄨㄟ ㄌㄩㄣˊ）。佃戶們稱這個莊子是：“三大門”，“六大戶”，“閻王殿（^{〔閻〕讀}_{〔王〕讀}）”。

園子裏有個地主，名叫陳松年。他的兒子過去當過縣長，無惡不作，殺人像殺雞一樣隨便。二兒子那時已十一歲，說話還掉個舌頭，別人一點也聽不懂。窮孩子和他在一起玩，常常挨他的打罵。孩子們見到他，就像碰到兇神一樣。陳松年已經五十多歲了，個子不大，長得滿臉鬍子（^{〔鬍〕讀}_{〔胡〕}），渾身（^{〔渾〕讀}_{〔魂〕}）癩皮（^{〔癩〕讀}_{〔賴〕}），像大麻瘋似的。他一天到晚糖果不離嘴，經常有兩個人伺候（^{〔伺〕}_{〔讀〕}）他，弄得不好，癩脾氣一發就拳打腳踢。佃戶們暗地叫他“三癩閻王”。

有一年秋天，遭受水災，所有佃戶的莊稼一粒沒收。“三癩閻王”派他最親近的狗腿子王四苟（^{〔苟〕}_{〔狗〕}），雷打火燒地跟佃戶要租子。鄰莊李三大爺家欠他不到五斗租子，結果十九

歲的閨女（〔閩〕讀）昌英（〔昌〕讀）被“三癩閩王”搶去做了小老婆。昌英姑娘死不從身，以後自殺啦。還有許多佃戶，有的逃走了，有的被抓去關在他家暗房裏。

我爸爸整天提心吊胆，愁得躺在亂草堆上滾來滾去，想不出一點主意來。我媽媽說：“我看把牛賣掉吧，要是不夠租子錢，跟他說幾句好話，到明年再還。要不這樣，‘三癩閩王’發起脾氣來，可又受不了啊！春天你被他打了一頓，病了二十多天，你忘了嗎？”我爸爸忍了半天說：“你真想呆（ㄉㄞˋ）了，要是交不上租子，就是給他磕頭（〔磕〕讀）也沒有用，我寧願賣命，也不能賣那頭小牛，賣了牛，到明年春天誰去種地？不行，就和他慢慢地熬（ㄞˊ）吧！”我祖父一邊哼哼着（〔哼〕讀）一邊說：“要想熬過這個關頭，非把牛藏起來不行。要是‘三癩閩王’一來，準會把牛拉去，說不定連你也帶走！”我爸爸說：“爹爹說的很對，我把牛帶走，‘三癩閩王’就沒有辦法了。”當天晚上爸爸牽

着牛，到我大姐家去了。

第二天，“三癩閻王”派王四苟和徐二亂子（〔徐〕讀
T L）來到我家裏。我母親和姐姐早就躲開（〔躲〕讀
力 X 正〔朵〕）啦，只有我和爺爺在家裏，這兩個狗腿子一進門就東張西望，看看我父母都不在家，就兇聲兇氣地問我爺爺：“老傢伙，你的大小子哪裏去了？欠我們東家的租子，為什麼還不交？快說！不說就敲死你這個老混蛋。”我爺爺說：“我兒子出去賣牛去了，十多天了還沒有回來。現在家裏一粒糧食也沒有，十幾天揭（〔揭〕讀
H 1 世
〔結〕）不開鍋蓋了，哪有糧食交租子呢！二位先生饒我們一回吧！”

爺爺的話還沒有說完，王四苟上去就給我爺爺幾耳光子，接着又加上幾拳，踢了幾腳。爺爺是六十多歲的人了，又有病，哪能受得了那樣的打呢！那時我還小，又打不過他們，急得我直哭，抱住爺爺的大腿，擋着他們的拳頭。王四苟拖住我爺爺不放手，我就用牙咬他的手，把王四苟咬得直罵。他把爺爺

放開，回過頭來把眼一瞪（²/_{〔驚〕}），咬牙切齒地抓住我的後衣領，提起來扔到屋外去，轉回來仍然打我爺爺。我不顧疼痛，連忙爬起來就跑，喊來了李三大爺，才拉住王四苟。這兩個傢伙臨走時，還說：“再過三天不交租子，哼！老子要你的狗命！”

爺爺被他們打得躺在地上，嘴裏鮮血直流，一動也不能動，一句話也不能說，只是閉着眼，兩手抱着胸口，上氣不接下氣地哼哼。李三大爺連忙把他抱到牀上，掀起他的上衣一看，渾身打得發黑。李三大爺歎着氣說：“天呀！窮人的日子怎麼過啊！”等他轉過臉再去摸我爺爺的胸口，忽然大聲叫起來：“呀！孩子，你爺爺死了，趕快找你爸爸來！”這怎麼辦呢？李三大爺把我拉住，他拖着鼻涕（²/_{〔哭〕}）流着淚說：“孩子！你爺爺死了，我也快死了，我家欠的租子比你家還多，難道他就不要了嗎！孩子，你要牢牢地記住這筆血債，總有一天太陽會照到你們身上的！”那時我模模糊糊（¹/_{〔糊〕}），

也不知怎樣才好。我慌慌張張地剛跑出門口，我媽媽和姐姐都回來了。李三大爺含着淚把爺爺死的情形告訴了我媽媽，他就回去了，回家以後就上吊死了。

第二天，我們把爺爺埋葬了。我爸爸聽說爺爺死了，半夜偷偷地跑回家來，大哭了一場，就要去和“三癩閻王”拼命。我媽媽哭着說：“算了吧！再不能惹（日乚）火燒身啦。你趕快走吧，要是‘三癩閻王’知道你回來了，又糟了。”正說着，外面有人敲門，媽媽連忙把爸爸藏到牀底下。嚇得我的心快要跳出來了，趕快抱着一條大黑狗，蹲（ㄉㄨㄣˋ 〔都思〕）在門後頭一點也不敢動。門敲得更緊了，眼看着就要把門打破了，我只得提着胆子去開門。門剛剛開開，王四苟和徐二亂子就闖進來。就在這時候，大黑狗跳起來往前就是一口，真巧，正咬在王四苟的嘴巴上。王四苟蹲在地上直叫喊：“沒命啦！沒命啦！”和他一塊來的徐二亂子，端着燈一照，看到王四苟的臉掛下一大塊

鮮肉，差一點把他的眼珠子拖出來。徐二亂子看過以後說：“好！好！養狗放在家裏咬人，這還了得！”

這時我爸爸在牀底下想：反正窮人沒有出路了，禍已經惹出來了，打人不如先下手，一不作二不休，拼了再說。他咬咬牙，一頭鑽出來抓住徐二亂子的衣領，舉起拳頭就打。王四苟看事不妙，兩隻手抱着他的血頭拔腿就跑。徐二亂子也想跑，可是跑不了，被我爸



爸狠狠（ㄉㄞˋ）揍了（〔搥〕讀ㄊㄨㄞˊ）一頓，把他的腿也打跛（ㄅㄛˋ）了，一拐（〔古拐〕讀ㄍㄨㄞˋ）一拐地拖着走了。

這兩個壞蛋走了以後，我爸爸連忙叫我媽媽收拾東西去逃荒。趁天還沒亮，爸爸挑着担子，一家人跟在後面跑出了門。大黑狗也跟來了。我們驚驚慌慌地走出莊子還不到十里路，天已經亮了，爸爸說：“不能再走了，‘三癩閻王’一定派人來追，先躲一下，等天晚再走吧。”正巧野地裏有四五個草堆，有一個最大的能躲八九個人，我們一家子都鑽在裏面藏起來。剛剛藏好，“三癩閻王”家的一班狗腿子大呼小叫地跑來了，只聽他們說：“跑也跑不遠，準會追上。”有的說：“算了吧，恐怕追不上了，回去燒他的房子。”我們蹲在草堆裏（〔躲〕讀ㄉㄨㄛˊ）句句都聽見了，一動也不敢動。不一會，他們都走了。又停了一會，我媽媽把草堆扒開（〔扒〕讀ㄅㄚˊ）個小窟窿（〔窟窿〕讀ㄎㄨˊㄌㄨㄥˊ），向西一望，在我家住的那地方，冒起了一股黑煙。媽媽的臉上掛着豆粒大的淚珠，傷心地說：

“天呀！能讓這班東西就這樣橫行下去嗎？孩子們，不要忘了咱們的仇啊！”

天下老鴉一般黑

我們全家逃難，要着飯向西北走。走了有兩百多里路，到了阜寧縣（〔阜〕讀〔員〕）以西。有一天，我們走到一個叫北沙的鎮上，看到家家門上都貼着紅紙，才知道春節到了。我爸爸看到一家大地主門外有個車屋，就向我媽說：“走到哪裏是家呢？就在這裏住下吧！”正說着，對面大門樓瓦屋院裏出來一個老頭，大約五十多歲，穿着皮襖，兩隻眼紅紅地，像兩個爛柿餅子（〔柿〕讀〔市〕）；人瘦得皮包骨頭。他拄着（〔拄〕讀〔主〕）一根漆黑的文明棍，一搖一擺地邁着（〔邁〕讀〔貴〕）四方步子向我們走來。我爸爸一看樣子知道是這家財主，就走上前和他說：“大先生，你行行好，讓我們在車屋裏住一下吧！”老

傢伙陰陽怪氣地說：“不行，你們給我作弄罷了！”我爸爸又哀求（〔哀〕讀〔嘆〕）說：“讓我們住下吧！你看孩子們多可憐！”那個老瘦鬼兩個紅眼朝我一瞅（〔又〕讀〔瞧〕），就問：“你這小子多大啦？能幹活嗎？”

我爸爸回答說：“才十四歲，還不能做重活。”不知他哪來的“慈悲（〔慈〕讀〔悲〕）”心，眼珠子一轉，奸笑了一聲，說：“好吧！看你也夠可憐的啦，就住下吧。”

第二天就是大年初一，外頭下着大雪。天才朦朧亮（〔朦〕讀〔朧〕），我媽就把我們兄弟幾個喊起來，叫我們出去跑年。俺（〔俺〕）兄弟幾個身上都沒有棉衣，每人圍着一條破麻袋，下身就穿一條單褲子，前後補得疙疙瘩瘩（〔疙〕讀〔瘩〕，〔疙〕讀〔瘩〕），風一颳（〔颳〕讀〔刮〕），像狗耳朵一樣，直呼搗（〔搗〕）。雪越下越大，出了門眼都睜不開，渾身凍得像紫蘿蔔皮（〔蘿〕讀〔蔔〕，〔皮〕讀〔皮〕）一樣。我站在地主門口，太爺、太太喊了一大堆，也不見一個人影子，只聽裏面喊着：“魁首（〔魁〕讀〔首〕）！六



六！”接着是一陣“哈哈”的笑聲，還聽到牌九和麻將牌推得嘩啦嘩啦地（^{〔嘩〕}讀_{〔花〕}）響，有的喊：“天子九！”有的喊：“對十胡！”吵得像一窩蜂。噴香的魚肉味，從門洞裏一陣陣往外颺。我餓急了，就拾起塊小石頭去敲門。不一會，財主家的大門轟轟隆隆開了，三四條狗像小黃牛一樣，撲到我身上就咬，把我的屁股咬了十幾個口子，鮮血直淌（^{〔去〕}讀_{〔病〕}），褲子都染紅了。我哭着爬起來，往門裏一看，那個老瘦鬼眯縫着（^{〔眯〕}讀_{〔一〕}）兩隻紅眼正笑呢！他說：“你不是住在

我車屋裏的那個孩子嗎？誰叫你大年初一來要飯的！回去給你大人說，過了年開了春來跟我放牛吧！”說完，咣噹（〔咣〕讀ㄍㄨㄤ，〔噹〕讀ㄉㄤ）一聲，大門又關死了。我一癩（〔去〕讀ㄌㄞ，〔去〕讀ㄌㄞ）一拐，哭着走了。

真是，天下老鴉一般黑。我恨透了那個紅眼的老傢伙，他就是車屋的老闆（〔板〕讀ㄅㄢˇ）呀！聽說他名叫趙大吉（〔趙〕讀ㄓㄠˋ，〔吉〕讀ㄐㄧˊ），外號叫“二紅眼”，有好地十多頃（〔起〕讀ㄑǐ，〔影〕讀ㄧㄥˇ），他今年快六十歲了，養着三個老婆，小老婆才十九歲；都連一個蛤蟆（〔蛤〕讀ㄏㄚˊ，〔蟆〕讀ㄇㄚˊ）大的孩子也沒生。自從我們住了他的車屋以後，他就整天盤算着叫我去給他放牛。我爸爸就不讓我去，他說：“端人的碗，服人管，做小伙計，日子難過啊！起五更，睡半夜，比做童養媳婦還難哩（%！）！”一天，剛吃罷中飯，“二紅眼”拄着一根彎把文明棍，搖搖擺擺地走來了，到車屋跟前，他把鬍子一抹，兩腿一叉，兩手扶着文明棍，就向我爸爸說：“姓陶的（〔陶〕讀ㄊㄠˊ，〔桃〕讀ㄊㄠˊ）！叫你家大小子替我去放牛吧！我們有錢的人，不會虧待你們窮人的。”我爸爸

說：“太爺，孩子這樣小，不能幹啥（ $\pi\gamma$ ）活，你老人家有錢還找不到人嗎？”“二紅眼”把眼一瞪說：“人不要不識相；不去也行，你住我的車屋幾個月啦？每月照一升糧食來算吧，你該我多少糧食！”我爸爸氣得臉上變了顏色，說：“我不住你的車屋，馬上就走！”“二紅眼”用文明棍敲着地，罵道：“媽的！我的車屋就是當驢屋，還落堆驢糞哩，你能白住！”我爸爸一聽更氣得不行，就說：“你是屬蝗蟲的，張開翅膀（ $\begin{smallmatrix} \text{〔翅〕讀ㄔㄨㄟˊ,} \\ \text{〔膀〕讀ㄅㄤˋ无〔辦〕} \end{smallmatrix}$ ）就想吃！我孩子就是不去，你愛怎麼辦就怎麼辦！”他哪受得了這幾句話呢！惡狠狠地舉起棍子對我爸爸就打，我爸爸抓住棍子一推，老傢伙擺了擺（ $\begin{smallmatrix} \text{〔晃〕讀ㄏㄨㄤˋ} \\ \text{〔晃〕讀ㄏㄨㄤˋ} \end{smallmatrix}$ ），倒在地上。“二紅眼”從來沒有吃過這樣大的虧，他爬起來直罵：“混蛋！這還了得，反了！你敢打我啦！”他正叫喊着，狗腿子老錢，帶了五六個人跑來了，不問三七二十一，抓住我爸爸就打，吓（ $\begin{smallmatrix} \text{〔吓〕讀ㄒㄧㄚˋ} \\ \text{〔吓〕讀ㄒㄧㄚˋ} \end{smallmatrix}$ ）得我媽媽亂給他們磕頭，虧得幾個佃戶跑得快，才拉住他們不打了。打過了不算，